

月出龙门山

□ 王 飞

伊河向龙门奔涌过来，源起熊耳山的那种凛然之气哪里去了？从对峙的两山间穿流而过时，多了万千的从容与虔诚。远古的伊水流逝了曾经的历史烟云，濛濛的水气中似乎又隐约着曾经步履蹒跚的文明。我在岸上临流而坐，感受到今天的这条河流似乎是以一种朝圣的心态与我们对话。

—

翻卷的流水进入了天子的门，每一滴水珠都光彩得如莲瓣一样，仿佛在寻求缘的喜悦。两岸落英缤纷，佛陀拈花一笑，伊河到此朝梵音。

两千余座石窟、十万余尊佛像从北魏开始启程一路逶迤走到唐的时空廊坊。一代复一代的工匠勒绳搭架在山崖钎凿锤打“叮叮当当”，劳作的汗渍在衣衫上形成片片云图，他们湿漉漉的发髻几近浸透了半个洛阳城。河的上空不绝于耳的敲

击声竟延续了五百余年，云悠悠，鸟高飞，人间佛国的画轴在伊水岸边徐徐展开。这是一幅顶立在天地间的图景。诸佛、菩萨、罗汉、力士、夜叉、飞天或立或坐或卧姿态万千，神情自若，即悲又悯，俯视世间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面对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给人间诞降下来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佛的目光要把这一切包容了，无论你是谁，从哪里来，在智慧与光明的化身面前，多舛的肉身就如一粒尘埃。光明使所有的物象透明空盈，苦思冥想日日追求的重如泰山的名利权势，在此，且放下。因为，你在佛的面前永远是孩子。

中华山河表里形胜，自然的奇迹似乎是顽皮的山鹿率性奔跃之后留下的斑驳蹄印。一把天斧劈开伊河面前的山，两山对望成门，伊水奔涌而过。这是通往佛国的门阙呀，瑰丽的风光里浩荡着春的生发，夏的热情，秋的丰硕，冬的敛藏，也更镌刻着一个永恒的微笑。那是佛在婆娑的灵树下闪

耀出的最诱人的智慧之光。

在龙门西山的半山崖上,有一个露天摩崖大佛龕,名叫奉先寺,寺里“住”着卢舍那大佛。这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尊佛像,通高五丈一尺多,单一只耳朵就长达两米。卢舍那是佛的报身像,表示证得绝对真理获得佛果而显示了佛的智慧的佛身。“卢舍那”是智慧广大,光明普照的意思。卢舍那大佛的双眼向下俯视,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仰视,都感觉与她的目光恰好交汇,雍容贵胄的气质,半闭的双眸,微抿的双唇,似乎在启示碌碌众生,世间无数的争端纷扰,在历史面前,都将如同眼前的伊水,随着岁月的流逝,滚滚而去。

人们盛传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凿的。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我相信卢舍那的形象就是卢舍那佛原本的形象,佛有无穷化身,怎么能以佛有女性仪像就认为是武则天形象的写照?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徒,内心有相当的宗教敬畏感,为了表示对修建奉先寺的诚心,她曾在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祈愿佛陀护佑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她在位时经常率众朝拜龙门石佛。固然时值武氏执政,大唐上上下下唯“武”是从,但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女人,雕塑出武则天的模样让武则天自己拜自己,工匠的脑瓜恐怕早就会被“摘”了吧。

卢舍那的美丽无以伦比,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标志,那极具魅力的微笑,用任何华丽的语言来形容它都会显得平淡而苍白,一双微笑的慧眼,直将你逼到心灵的湖底,你只有深深地去悟。在这样的微笑面前,蒙娜丽莎也要退而却步。

二

今天的雕艺师提到唐代的圆刀刻法,往往会说到佛像衣纹流畅飘逸,力士夜叉突起的肌肉,充满了雄壮的气势和奔放的力量。这些都是卢舍那大佛最显著的艺术价值。但让人纳闷的是——最爱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对龙门石窟造像的典籍书本几乎是零。这样的疑惑似一团迷雾始终笼罩在卢舍那大佛的身上。

清俊瘦涩的韩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从古道向我们走来,满脸的教义,他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领袖。他对佛教可谓恨之入骨,他尖削的手指头指着佛像、寺院、僧侣,怒声高起: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也就是说,僧人要还俗,烧毁佛家的书,改寺院为民房。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慷慨激昂“夫佛本夷狄之人……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愈坚决反对佛教态度,无疑影响着他之后的文人们。倘若哪个文人为石窟造像叫好,那会被圈里人瞧不起的。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但居士照样反对这些耗费民脂民膏的工程。当时的文人大都认同,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如此耗费民脂民膏,是不值得的,他们对开凿石窟这档子事,从心理上来说,是抵制的。但龙门石窟大都是皇家发愿开凿的,大骂也不现实,且很多文人并不排斥佛教思想,所以文人们选择了‘冷处理’,写文章时不提这个事儿。历史对龙门造像的失语缘于它的劳民伤财。

历史的失语遮挡不住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光芒。

被雕刻、被信仰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造像石,慈祥而自信地微笑着,那神态几乎就是情满中华的盛唐气象。

上世纪初,一些来到中国的西方探险家、汉学家却虚怀若谷、独具慧眼,他们用文化比较的思维,发现了龙门的雕塑之美。

一九二五年,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把摩西和龙门大佛作了对比“拿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和中国的佛像、罗汉像作比较,例如把龙门大佛放在摩西的旁边,一边是变换复杂的坐姿,凸起的肌肉,强调动态和奋力的戏剧性的衣褶,一边是全然的休憩,纯粹的正向,两腿交叉,两臂贴身下垂,这是‘自我关照’的姿态,没有任何离心力的运动,衣褶恬静的节奏和划过宽阔前胸的长长弧线,更增强了整体的平静与和谐。”喜龙仁的目光极其犀利,他发现龙门大佛“外衣虽然蔽及全身,但体魄的伟岸,四肢的形象,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严格地说,衣服本身并无意义,其作用乃在透露内在的心态和人物的身份……两耳依传统格式长垂;面孔方阔,散发着慈祥而平和的光辉。几乎没有个性,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用力的地方和任何欲求。这面容所流露的某种情绪溶注于整体的大和谐中。任何人看到这雕像,即使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也会懂得它具有宗教内容。主题的内在蕴涵显示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它代表先知还是神,这并不关紧要,这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在鼓动

着,并且感染着观者。这样的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的雕刻虽然把个性的刻画推得那么远,其实那只不过是生命渊泽之上一些浮面的漪沦”。

在喜龙仁的眼里,龙门的佛雕洞悉了世间的一切喜乐悲苦,它们有时表现得坚定自信,有时表现得安详幸福,有时流露喜悦,有时在瞬间唇角带着微笑,有时好像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它们的外部表情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其静穆与内在的和谐。因此,在佛的世界,再没了壮怀激烈,金戈铁马,一切变得轻盈透彻,一切都成梦界灵境。喜龙仁堪称卢舍那大佛的“知音”。

卢舍那像龕这种唐代皇家石窟的恢弘气派,正是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体现,它不仅是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更是盛唐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卢舍那大佛成了中国古典雕塑的绝唱。

在中华文明的腹地,人类文明终于伸出巨大的臂膀,打造出了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龙门石窟。

“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卢舍那,我们只能这么形容它。

三

我们有伟大的雕塑作品,为什么没有伟大的雕塑家?

回首人类雕塑史,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跃上心头——米开朗琪罗、罗丹等,他们光彩照人,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难道我们只有伟大的雕塑作品,没有伟大的雕塑家吗?

我们的艺术家们依山开窟,就石造像,用非凡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驯服了自然,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让我国的雕塑和西方的雕塑在哲学的范畴上区分开来。众所周知,营造石窟艰巨而危险,它势必要凝结一大批古代匠师的心血和智慧。在《大卢舍那像龕记》中,我们看到了几个陌生的名字:李君瓚、成仁威、姚师积……他们是唐代匠师的杰出代表,他们曾经劈山凿石,在险峻的崖壁上,用温热的双手琢磨冰冷的石头。默默无闻,经年累月,用毕生的精力解放石头的灵魂,石头活

了,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匠师们,却微如尘土、鲜为人知,青史上难觅其名。

敦煌、云冈等处属于砾岩、沙砾岩,质地松散,易于开凿,而龙门属石灰岩,质地坚硬,不易雕像。但“不易雕像”恰恰是“宜于雕像”。“不易雕像”是就开凿难度而言的,“宜于雕像”是从石质细腻上说的,因为细腻的石质能让雕像更为秀美而传神。在石灰岩上大规模造像的,除却龙门,可谓“别无分店”。匠师们基本上是农奴(官奴)身份。北魏和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石窟丞,他们都归石窟丞管理。作为特殊工种,他们子承父业,世代为奴,其身份是不容变更的。因为皇家世代开凿石窟,他们就必须世代为皇家服务。他们的心是虔诚的,技艺是世代积累的,他们创造的巅峰,是我们后人永远不可企及的。这也是卢舍那不可企及的一个原因。

造像是有“粉本(蜡样)”的,粉本好做,“放大样”极难。何况,架子搭在那里,人悬置半空,怎样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雕塑家也很难解决的问题。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以外十几米就是悬崖,当时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以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伊河相望又嫌太远,且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唐代的工匠们靠什么把佛像的表情雕刻得如此完美?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四

龙门的劫难是民族劫难的一个缩影。卢舍那在颤栗,承受着劫后余生;伊河默默流淌,如同长泪一行。

美国人普爱伦说:“嗨,我想要这两个东西!”于是,两尊精美的龙门浮雕被分解成碎块后流落他乡。

普爱伦是美国一个很普通的古董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两幅浮雕,激动之余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普爱伦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老朋友,我想要这两个东西!于是,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元一万四千元。也不用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了,反正有照片在,照样子给搞定就行

了。

岳彬自己没有能力搞到这东西的。他来到洛阳,找到洛阳古董商马龙图。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又是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千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就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搞到手,价格两千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用斧头硬砸是不行的,那样就打得不成样子了,什么都完了。于是,他们持枪威逼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三名石匠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借着微弱的灯光或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至于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

浮雕凿下来后,都是碎块,他们用麻袋一装,就运往洛阳城内、运往北京了。到北京后,经过拼接,这些浮雕被运往美国。

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

上世纪初,西方人发现了龙门雕塑的艺术价值。之后,龙门造像遭遇空前的浩劫,很多精美造像被盗后漂洋过海,流入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之手,用佛家的话说,那真是“末法”飘摇的时代。身首异处的佛像浸透了泪水。这些飘零在异国的艺术珍品,总让人记起国家在贫弱时被欺凌掠夺的耻辱。

这两幅遍体鳞伤的浮雕,如今分别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给龙门带来了无上荣耀。造像题记中的代表作品“龙门二十品”甚至让周恩来感到震撼,这些造像题记也给龙门带来过意外灾难,在上世纪初的动荡年代,龙门的和尚全都死于图财害命的歹徒之手。龙门石窟的造像题

记在沉睡了一千多年后,终于被后人发现了其存在的价值,造像题记的拓片自然也成为很值钱的东西。

古阳洞里的一则拓碑题记,记述了当时和尚发现“龙门二十品”的情况:“大清同治九年二月,燕山德林,祭告山川洞佛,立大木,起云架,拓老君洞(即古阳洞)魏造像(记),选最上乘者,标名龙门十品。同事人释了亮、拓手释海南……”题记虽有错讹,但被中国书法界所推崇的“龙门二十品”,却是在此基础上增添而成的。同时,它也从侧面说明,和尚确是最早、最合法的拓碑者,只是不知道那题记中的释了亮、释海南后来是否被土匪所杀。

龙门的和尚利用“便利”,据说在拓片上挣了不少的钱。但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晚上,一帮土匪杀了龙门的和尚,抢走了钱与拓片。这次洗劫后,龙门就再也没有和尚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宗教意义上的龙门看护者,就这样凄惨地告别了龙门。

没有和尚的龙门,几乎成了土匪的天下。那时,龙门的南半部分是伊川的,北半部分是洛阳的,是个谁都不想多管的地方。一直到解放后,龙门才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负责人是当地村里一个很踏实的农民,叫马玉清。至此,龙门进入风平浪静的港湾。

五

龙门的奇观不只是凿满了龙门半壁悬崖的佛教造像,还有撑起了龙门半壁河山的白居易。

站在唐朝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诗人。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龙门卜居十八年,“江州司马”的名号也被“香山居士”所取代。

我想,白居易偏爱香山,应该不只是为了山水之美,如果是这样,他大可选择庐山或是黄山隐居。选择香山,理由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骨子里,对河洛文化有着深深的痴迷。

其实,白居易一直对洛阳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考中进士之前,曾在洛阳居住过一段时间;为官之后,又曾数次到洛阳游玩、拜会友人。洛阳的名山胜水、风土人情,深深地吸引着他,在他心里,早就有了移居洛阳的打算。

桥的这头,端坐着伟大的卢舍那大佛;桥的那头,埋葬着一个伟大的诗人。

除《长恨歌》外,白居易的另一首陶醉世界的长诗就是《琵琶行》。诗人以《琵琶行》名世,死后葬身在龙门“琵琶峰”,而今形成的白墓、白园,成了龙门景区的一大风景。

自西而东过了龙门大桥,就是白园的所在。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和杜甫一样都是祖上来河南当官而“移民”河南的。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他不会不知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话。白居易生前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曾经“生在苏杭”,如若死后再葬身洛阳北邙,那“福气”可就大了。但他为什么葬在了洛阳之南龙门琵琶峰的悬崖峭壁之上呢?

白居易与另一位诗人元稹有一段“胜缘”。元白之交,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的新乐府运动不仅是两位诗人共同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诗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比白居易还小7岁的元稹在临终前,把写墓志铭的大事交给了老白。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就像现代人找明星签字一般,时尚得很。由于这事很盛行,所以唐代的“墓志铭经济”相当厉害,请名人写墓志铭的报酬自然很高。大文豪韩愈就曾经靠写墓志铭这个“第二职业”赚了不少钱。生性耿直的刘禹锡就很不客气地指出韩愈有爱“谀墓”的毛病:“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如金山。”

元稹的家人给白居易的“墓志铭酬劳”计六七十万钱。对白居易这样的大名人来讲,这价钱不是很过分。但元稹是白的哥们儿,白怎么好意思收元的钱呢?但元稹遗志难改,白只好收下。为求个心理平衡,白居易就拿这笔钱重修了香山寺——此为武则天之后对香山寺的第二次大修。在《修香山寺记》中,白居易把功德归于元稹,这就等于是白居易操持了为元稹发愿祈福的事,不过白自己出些心力而已。在诗中,白也说香山寺“曾随灭劫坏,今遇胜缘修”。此后,怀着对元稹的一腔思念,白居易“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江州司马”的名号遂被“香山居士”所取代。白居易死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其葬在香山寺北侧。

自武则天到白居易,也是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为白居易撰写墓志铭的河南诗人李商隐,已被归于晚唐诗人,他只能在“夕阳无限好”的感叹中迎来结束“诗唐”的黄巢。黄巢结束“诗唐”的方式,除了暴力,还有诗歌——“诗唐”在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中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唐之后,来龙门香山寺拜谒并留下诗篇的,有宋代诗人梅尧臣、文彦博、欧阳修、邵雍、蔡襄、司马光、黄庭坚、秦观及金代诗人元好问等。他们中有的人看到了卢舍那,却诘问“像成竟何补”。

卢舍那不是出土文物,它披风听雨在那儿坐了一千多年,看到过它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没有一个古人能够告诉我们卢舍那被毁掉的手,原来是怎生模样。它一如在黑暗的地下出土的维纳斯,其断臂给世界很多的猜想。清代皇帝乾隆来到香山,在赞美这儿乃“自古才华地”时,又感叹“虑输白少傅(居易),已著祖先鞭”。乾隆之后,来看白居易的人越来越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卢舍那、白居易“枯荣”轮回,似合自然规律与佛说,但我们景仰艺术,也得赖于春风!

白居易在自传中说自己“嗜酒,耽琴,淫诗”。白居易一生有近三千首诗存世,其中作于洛阳的八百余首。

据说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与白居易一样死后也葬于龙门东山。“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演绎的“推”“敲”能否开启龙门这扇大门。人们至今没有找到贾岛的墓。

盛唐是所有炎黄子孙乃至东方世界永远的骄傲,但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就为其画上了句号。站在诗人中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其风流也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卢舍那始终坐在龙门的高山上禅定。

一轮皎然的明月从卢舍那大佛的头顶升起来了,龙门像莲花般的洁白。伊河的水漾着两岸入画的山景,那个感动了世界的卢舍那大佛的笑在月色里依然迷人。

责任编辑 谭 滢